

十五年劇場生涯 譚孔文從文學翻譯出童心

《立場新聞》

04.02.2016

浪人劇場改編香港文學，幾乎成為一種標誌，然而劇團藝術總監譚孔文卻不滿足於此，直言「不可停留於『改編香港文學』的印象，要找到自己的 **character**」。十五年劇場生涯，譚孔文事後梳理作品，找到文字以外的根本，是一顆童心。

譚孔文入讀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，主修舞台及服裝設計，後來再進修導演學位，畢業後全身投入劇場事業。他先後參與新域劇團、7A 班戲劇組，最終在 2006 年創立「浪人劇場」，著力發展意象劇場 (Theatre of Images)。

畢業以來，譚孔文未嘗離開劇壇，從舞台設計到劇本編導，到浪人劇場即將來到十周歲紀念，譚孔文給觀眾腦海烙下「改編香港文學」的深刻印象。他近日應中大書寫力量邀請，出席「另一種翻譯」座談會，大談文學劇場互譯的經歷。譚孔文笑說，自己向來文字訓練不多，直言是「視覺人」，開啟文學之門要從 2000 年王家衛的《花樣年華》說起。

譚孔文喜歡《花樣年華》的視覺效果「好靚好有 **feel**」之餘，長長的 **credit** 清單中「特別鳴謝」一欄抓住了他的心神，「劉以……？那時候我不懂得怎樣唸『鬯』字。」他拿著「劉以鬯」三個字翻極資料，才知道原來王家衛本身想改編《酒徒》，便開始將劉以鬯的小說一本一本的讀，「喜歡他故事以外的實驗性，形式的嘗試。」譚孔文第一部改編香港文學的作品，正正是劉以鬯的《對倒》。他尤其難忘當年改編前，與劉以鬯會面訪談時聽到一句話：「有新意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，但好作品一定要有新意」。

自言「怕悶」的譚孔文，拿著劉以鬯的一席話，走了十多年。從舞台設計起步，走到編導的位置，他相信劇場對文學的翻譯，不止是「立體化」，更是一種從文字 (**text**) 到質感 (**texture**) 的轉換，其中的關鍵便是「意象」。

2009 年的《鯉魚門的霧》，譚孔文將舒巷城只有 6 頁的小說，寫成 30 分鐘的短劇，再豐富到 1.5 小時的劇場作品。他截取了原著中「霧」的意象，用垃圾膠袋在舞台上做出朦朧的效果。2014 年的《縫身》，譚孔文嘗試投入韓麗珠的世界，以紅線串連整個故事，特別加強音效，用強烈的心跳和呼吸聲，營造手術室的氣氛。

來到最近的《裸「言詠」無邪》，譚孔文直言改編陳冠中的作品最難，「他的文字比較冷，少一點情感」。他估計，陳冠中的文風與曾任記者有關，故在劇中加強知識分子的元素，將作者的風格轉換成視覺效果——書，用書具體呈現出劇中主角張得志的心路。

兩傘運動之後重讀陳冠中的「香港三部曲」，譚孔文認為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可以作為一種當代的回應。他眼中的張得志，表面是大男人，但內心其實「好小朋友」，又認為香港人跟張得志一樣，具有天真的特質，「好同意江澤民那一句『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』，正正是我們 simple 同 naïve 才有 energy 對抗現實世界。」

劇場十年，譚孔文直言沒有刻意選擇香港文學作為改編對象，只是「好任性地做自己喜歡的作品」。事後回望，他梳理出「童心」兩個字。劉以鬯、西西、董啟章、韓麗珠、陳冠中，在他眼中都有具備這個共通點。「劇場需要童心，創意工業需要童心。」他認為香港文學的外殼，讓觀眾容易理解劇團的特色，但不可以停留在「改編香港文學」的印象，要找到自己的風格，堅持這份童心。